

古龍

著

酒  
色  
江  
湖



酒色  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下册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弟，我们已没有妥协的余地……”

宇文南山的心已碎，泪自眸眶里流出来，在朦胧的泪眼中，他忽然觉得这位生死与共的好朋友离自己愈来愈远，愈来愈让人不易理解，他们的心已不再连在一起，在友谊的桥梁上，两个之间，已隔上了一道墙……。

黯然的一叹，宇文南山已是那么憔悴，仿佛在忽然间，他已苍老了许多，那无情的伤害已使两人陌生了许多，他苦叹道：

“既然你那么恨我，你动手吧。”

张浩嘿嘿地道：

“你不还手。”

宇文南山黯然的道：

“站在友谊的立场，我愿挨你一剑……”

张浩面上杀机一涌，突然厉酷的道：

“别装的像个熊样，我不吃这一套，要杀你，也要像条汉，拔出你的剑，各凭本事决一生死……”

摇摇头，宇文南山悲怆的道：

“你知道我用的是铁牛角——”

张浩兴奋的哈哈大笑道：

“那更好，我如果在你铁牛角下击败了你，江湖上就不会说我不如你了，宇文南山，动手吧。”

宇文南山面色一寒，道：

“兄弟，我为我们的交情悲……”

说着，手里已多了一柄闪颤的匕首，那是他随身的东

西，他从未轻易用过，他记得这柄匕首是张浩送给他的，张浩曾为这柄匕首起了个名字，称它‘夫人’，当初张浩曾语重心长的说过，愿‘夫人’能随你一生，象征我们的交情，永远不变，如今，交情已无，他拿出了‘夫人’，望着这柄价值不菲的匕首，希望张浩能有所感动，可惜张浩心念已决，这柄匕首对他已无意义。

张浩瞄了‘夫人’一眼，嘿嘿地道：

“你想干什么？用匕首和我交手，老友，别太自大了，那样你准死无疑……”

宇文南山深长的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这柄匕首象征我们的友谊，现在友谊已不存在了，要它还有何用，但，我们毕竟有那么段好的时光，张浩，我很重视这段感情……”

匕首已扬起了，刷地一声，他已在左手臂戳了下去，只见血光一涌，那匕首已进入肉中，宇文南山眉头都不皱一下，匕首已拔了出来，然后运劲一震，那柄匕首已断了三截，片片碎落在地上。

而鲜血正如泉涌般的滴在地上……

张浩一愣，道：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宇文南山大声道：

“昔日有割袍断义的创举，我自认比不上古人，只有用你送我的匕首戮自己一刀，了断我们之间的交情，毁掉匕首，是告诉你，我俩已是真正的敌人了……”

张浩闻言大笑，满脸不屑的道：

“那又能证明什么？你就是割下自己的脑袋，我也不会感激你，宇文南山，这样一来，增加了我取胜的信心，我不相信你挨了一刀后，还能赢了我……”

宇文南山点点，冷冷的道：

“这一刀已将我俩的感表完全割断了，张浩，你我的友情已无，现在，我要为大龙堂那群死难的兄弟，向你讨回他们的血海深仇……”

说完话，他将那颗创伤的心，硬是收了回来，撕开了袍角的一块衣角，将受伤的手臂扎好，然后，铁牛角已冷厉的扯在手里。

那泛射着冷艳寒光的铁牛角，有如是发怒的摄魂幽灵，厉怖的闪颤着角尖的锋利，握在宇文南山手里，威凛的似要杀尽天地间的邪恶和不平。

张浩忽然大笑起来，他终于逼得宇文南山出了铁牛角，他曾发过誓，一定要击败这个最可怕的敌手，一定要在对方的成名武器下击败他，他蓦地斜跃起来，斜跃向八亭旁的那棵树上，在那棵挂上，一柄古色的班烂的长剑斜挂在树上，张浩身子腾空，伸手抓住了剑柄，一道耀眼夺目的光华随着他那滑落的身形而颤闪出来。

碧冷的剑芒，有如空中曳过的寒星。

面对着这柄千古的利刃，宇文南山心里是何等的滋味，他还记得自己和江浪在白陀山作客之时，张浩曾特别展示过这柄白陀山的传家宝刃——血冷神剑，那的确是柄难得

一见的好剑，不仅锋利的吹毛断铁，尤有镇邪怯恶的神奇功能，剑若龙吟，寒森冷艳，剑子依然如故，而剑的主人张浩如今却已判若两人了。

剑在张浩手中抖起了片片寒光，他面上布满了一片杀机，浓烈的令人惊怖，而双目更是透着那略有邪异的冷光，如一道火炬的瞪着宇文南山，那毒邪的神情谁又会想到他俩有过命的交情，有过纯厚的友谊……。

张浩斜驭长剑，挥洒的长剑，已瞄冷了宇文南山的眉心，厉声道：

“动手吧，我不会对你客气。”

那柄千古利刃挟着一道冰冷的剑气，在若空际余光一闪，那么快速而疾射的向宇文南山一穿而来。

铁牛角在急切间抛空而去，颤闪着余芒，已迎向对方这狠厉的一击，双方的兵刃都是在快速的跃动着，触接刹那，又自另一个角度向对方的要命处攻击。

铁牛角在旋荡中如蜜蜂般的向张浩扑杀，张浩似乎早已熟识了铁牛角的旋进弧度，每当铁牛角追击扑杀的顷刻间，他就能把握住瞬间的移动，而避开了那危急间的一击，显然，此人对铁牛角的路数太熟了。

而他的剑法又犀利的令宇文南山有如陷入旋涡之中，每每在避开铁牛角的攻杀之后，紧随着他的剑又穿越着空隙向宇文南山猛劈而来。

蓦然间——

宇文南山冷声道：

“你是摸透了我的路数——”

张浩哈哈大笑道：

“我说过，有我就没有你……”

话语未落，铁牛角蓦然间往地上掷去，叮地一声，地上溅起了一片泥沙和尘雾，张浩似乎没想到宇文南山会气的将铁牛角砸向地上，正在微怔间，铁牛角如被激怒的蛮牛似的，忽然自地上弹起来，挟着一声风啸，鸣地向张浩疾射而去。

这一着太令张浩意外了，而铁牛角出击的路数与他熟悉的路子完全不一样，其势不但劲疾，更是歪歪斜斜，没有一定的路数，眨眼间，已临近张浩的眼目之中。

张浩颤声道：

“你……这是——”

他的剑迅快的劈过去，当然声中，铁牛色已滑进他的胸前，他骇惧的一声尖叫，移形换位，虽然应变迅速，但，一阵剧痛已刺人心里，一片血影随风洒起，破碎的衣衫和着血渍在半空中飘舞，显然铁牛角已伤了他的肩骨，他在痛哼中，长剑已叮地落在地上。

苍白的脸色中，带起了无比的恐怖，双目瞪的如铜铃，望着昂立在面前的宇文南山，惨声道：

“我还是不如你……”

倏地——

空中响起一声冷笑，道：

“你是不如他，可是，如果我们两个人加在一起，那就

强过他了，张浩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暮色中，只见一个全身青衫的青年汉子如玉树临风似的，双手背负于身后，面上挂着那一抹永远让人不解的笑意，张浩精神似乎一振，剧烈的痛苦立刻减轻不少，他急忙抓起了地上的长剑，道：

“江浪，你来了。”

江浪——面上略略一敛笑容，道：

“别忘了，咱们是好兄弟，这么大的盛会，我能不来么？有你就有我，也有宇文，三位好朋友，六七年没见了，哈哈，真想不到却在这样的情形下见面……”

宇文南山冷冷地道：

“江浪，你真把我当朋友么？”

江浪嘿嘿地道：

“那要看你是什么态度了，如果你按照我和张浩给你安排的计划行事，嘿嘿，咱们还是好朋友，永远肝胆相照，生死与共……”

宇文南山心里一阵难过，苦涩的道：

“如果世间有东西代替咱们这份友谊，我真愿意试试，可惜，你俩破坏了咱们间的交情，摆了大龙堂的道，让我那些患难之友死于非命，死的难以瞑目……”

江浪哼声道：

“若不是你的运气好，那次断魂谷就应该完全了断，再也没有机会了，可惜我们的计划不够慎密，在攻杀的步略上，有一缕疏忽了，否则，决不会有今日的后果……”



心在痛，身在颤，宇文南山怆然的道：

“真相不到我的好朋友是这样的恨我，恨的居然想杀我，假如我做人真的那么差，真不如一头撞死。”

江浪面上有点羞涩，嘿嘿地道：

“你为人不错，可惜锋芒太露，跟你交朋友，有种永远出不了头，处处不如你的感觉，兄弟，你明白，长久在别人压制下受委曲，不如一刀解决算了，这就是我和张浩要设计你的原因……”

张浩紧紧的抓起了剑，沙哑的道：

江浪眉头一皱，道：

“你这个人就是不会动脑筋，跟大龙堂的主动手，那需要咱们亲自动手，你所以会受伤，就是太急功近利了，咱们已计划了很久，总不能每次都失败……”

张浩傻楞楞地道：

“我不懂……”

江浪深沉的道：

“待会儿就懂了，眼下有几位朋友早已等不及了，他们恨的不能一口将我们这位大龙堂之主吞进肚子里，有那么多朋友抢着要会会他，那还需要我们动手……”

宇文南山此刻真是凉到了心底，他猛然醒悟，江浪是个可怕的对头，他表面看起来温顺和善，骨子里却是个真正阴狠毒辣之徒，一切都按照计划行事，张浩固然忘义背友，却比江浪单纯多了，他长吸口气，道：

“江浪，你还叫别人来对付我……”

江浪摇摇头，嘿嘿地道：

“不是我，是我们那位合伙人百胜客怕张浩解决不了你，特别调动了唐门五位好汉，务心要将你除去，兄弟，别怪我们不够意思，只怪你锋芒太露了。”

随着他的话声，五条健硕的汉子自远处缓缓行来，这些人仿佛胸有成竹，个个悠闲似无事之人，但随身兵刃却隆隆鼓起，每人目光里都散射着一股阴毒和狠厉。

在他们身后，却有七八个汉子推抬着一个大铁笼里面装着一只大黑熊，朝这里快步而来，张浩望着那只铁笼一怔，道：

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江浪哈哈地道：

“这是百胜客为我们大掌柜准备的囚笼，只要将他往笼子里一关，嘿嘿，咱们这位大掌柜就永远在江湖上除名了，张浩，你再看看笼子里有什么？”

张浩朝大铁笼一望，讶异的道：

“铁毛熊——”

那硕壮的黑熊是唐门饲养的巨兽之一，唐家中人都叫它黑爷爷，是个久经训练的天王巨熊，掌爪锐利，血盆巨口，一双黑眼珠更是泛射着噬人的冷光。

唐家的五个汉子已一字排开的站到了眼前，十余道目光全落在宇文南山身上，其中唐标是这群人的首领，唐鹤、唐昭、唐亮，还有唐洪，五位兄弟在唐门负责守护唐门之责，今日五兄弟置唐门于不顾，而千里迢迢的赶来这里，可

见百胜客西门一雄可费了不少心血。

唐标全身黑袍曳地，短少精悍，双目一转，目中透出一股子杀意，瞪着宇文南山嘿嘿地道：

“这位就是西门当家最头痛的宇文南山？”

江浪嘿嘿地道：

“不是他会是谁？只怕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宇文南山，唐兄弟，今日如果你们五兄弟将我们的大掌柜给摆了挺了尸，嘿嘿，唐家在江湖可真露了脸……”

江浪吹捧之下，唐标并没有显的很高兴，他是个城府怀深的老江湖了，虽然是很有把后的事，但他却知道今日的对手绝不是普通泛泛之辈，要赢取这一仗，老实说，要付出相当的代价，他冷洒的道：

“露脸不露脸倒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这位宇文朋友的兄弟是怎么没一块来，否则嘿嘿，那可真是一网打尽……”

虽然是老江湖了，毕竟那股傲气冲昏了头，他对百家兄弟的武功太有信心了，如果他们真的见识到大龙堂那帮子热血沸腾的好兄弟，这句话只怕他说不出来了。

鼻子里重重的一哼，宇文南山道：

“江浪，这就是你安排的人手？”

江浪大声道：

“听听，唐兄弟，别人可没把你们五兄弟放在眼里，大掌柜眼宽手粗，仿佛你们哥儿几个太稀松平常了。”

火上添油，这一着最能激起敌手的火气，唐家五兄弟

一向自负惯了，那能经得起江浪添油加醋，五道人影一分，手中各自多了一块绳网。

唐昭暴吼一声道：

“大掌柜，我们要领教领教铁牛角的威力……”

宇文南山心底忽然一沉，那五片用合金穿织成的网子，正是铁牛角的克星，铁牛角靠旋摆射砸伤敌，讲究的是速度和弧角，若遇上五个手中的合金网子，那威力只怕发不出来。

宇文南山紧抿着双唇，目中寒光一盛，道：

“来吧，不怕死尽管上。”

唐标大喝道：

“把铁毛给我放出来。”

原来那只黑熊的全身体毛，已被唐家给漆上一层胶漆，上面覆上沙子，使它的身子变的刀枪不入，那七八个推笼子的汉子听唐标说了话，立刻一拉铁栅，那头黑爷爷，双脚一蹬跃出了笼子，张袭着那张可怖的大嘴，挥舞着那两只大手，迅速的向宇文南山扑来。

别看这头名叫黑爷爷的大熊体骼巨大，行动却快速之极，大手掌左右开弓的煽向宇文南山的身上。

宇文南山身子一斜，一脚踹在那头黑熊的背上，那晓得这头黑熊壮的像座山，纹风不动的反扑过来，一巴掌敲在宇文南山的背上，痛的他眉头一皱，背后衣衫尽碎，还有五道深陷的爪痛，并流下了道道血痕——

唐标面上笑意一涌，道：

“黑爷爷，干的好。”

那只熊仿佛听得懂人语似的，一声长鸣，又扑了过来，宇文南山一跃而起，闪向左侧，谁知唐门五兄弟俱同时一声大喝，手中巨网已将四个方位全部挡住，他们的网子居然能连结在一起，四面网子堵住了东南西北，而宇文南山便被这层网子困在当中，而那头熊在网子里更具威力，逼得宇文南山唯有闪避。

蓦地里——

宇文南山的身子猛地一个下沉，伸手在地上抓起一把混沙，照准黑熊的双目洒去，这一着出乎巨熊意料之外，双目顿时闭了起来，手掌不停的抒舵的双目，而宇文南山借这瞬间的空隙，铁牛角已电闪般的自手里窗飞出去。

那劲急的去势，带起一声风啸，噗地一声，锐锋的角刃已穿进那头熊的腹中，铁牛角如钻地鼠般的插进一半在熊的腹内，大熊惨叫一声，已张牙舞爪的倒在地上翻滚，喷洒的鲜血如溅起的水珠，向四周喷射。

唐亮手中巨网一收，吼道：

“铁牛角已射在黑爷爷身上，他已没了武器，兄弟，别客气，咱们看看谁先剃下这小子的头颅——”

唐家五条汉子眼见宇文南山力搏巨熊，运用技巧将黑熊击倒，暗中也十分震骇，但，当铁牛角嵌在巨熊的身上后，他们立刻暗暗欢喜起来，江湖上最能代表大龙堂的就是这只铁牛角，多少英雄汉子都毁在它之下，提起铁牛角的凶威是人人都怕，一个武人若没了趁手的兵刃，无异是

瞎子失了拐杖，处处都不方便，此刻宇文南山没有兵器，的确是个难得的下手机会。

五道人影，五件兵器，在这刻不容发间，五个人将手中的网子一扔，同时拔出了他们剑刃，如五道飘起的烟雾，迅速而猛烈的向宇文南山劈落。

暮见冷颤的剑光在空中一阵闪颤，幽灵般的划去——随着那暴起的剑刃，只听宇文南山喝道：

“找死——”

江浪目眦欲裂的叫道：

“小心。”

可惜他的话声还是晚了一步，宇文南山的剑已切进唐亮的胸中，在惨叫声中，一大蓬鲜血洒了出来，宇文南山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剑刃一抽，又在对方的攻击力尚未到达的瞬间，反剑往旁边一斜，已确在身形尚未扑落的唐鹤颈子上，深有三寸，肉和血都如开花一样，他在悲痛中大叫一声，已倒卧在一边，整个脑袋都歪在一边，除了尚能喘着气外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而那双眼睛直翻白眼，眼看是活不成了。

唐标骇的疾然而退，叫道：

“退——”

唐昭和唐诺随着唐标的呼叫而暴退，这真是令他们想不到的事，兄弟五个满以为可以拾个便宜，那想到对方手里除了铁牛角外，还隐藏了一柄剑，那不仅是柄剑，而更是一枝专门杀人的剑，仅一招间，就毁了他们两个兄弟，这

种剑式未免太惊人了。

宇文南山的左手臂上已因为刚才的拼斗而又裂了开来，鲜血沿着袖管流下来，他面色略显苍白，冷涩的道：

“别在爷爷面前装孙子，有种再来……”

唐标厉吼道：

“狗养的杂种，你发威吧，老子今天倒要看看你能熬到什么时候，我就不信你身上那点血流不干……”

唐洪吼道：

“姓江的，他手里还藏把剑，你怎么没告诉我……”

江浪苦笑道：

“唐兄弟，这不能怪我呀，我这位兄弟那柄剑连我也没看过，江湖上只知道他的铁牛角是天下最寒厉的武器，谁又想到他的剑技并不比铁牛角差……”

他倒没有骗他们，当初他和张浩与宇文南山结交的时候，宇文南山只露过铁牛角给他俩过目，而怀中有剑的事连他们都不甚清楚，如今，张浩和江浪目睹了宇文南山那凌厉的剑术，心底里直透凉意，他们万万想不到东方独孤除了在铁牛角上下过一番苦功外，连剑法都有那么高的造诣，那的确是令他们寒惧了。

张浩喘息道：

“兄弟，千万留他水得——”

嗯，江浪凝重的道：

“我明白，今天如果让他跑了，咱们往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，天下虽大，能让我俩安身立命的地方可不多。”

张浩全身泛起了一阵颤抖，道：

“那你还等什么？”

阴沉沉的笑了笑，江浪很有信心的道：

“我在等机会……”

张浩一怔讶异的道：

“难道现在不是机会……”

江浪摇了摇头，嘿嘿地道：

“不是，你不看看那狗娘养还能支持多久，，瞧瞧他身上的血，自己捅的那一刀伤口又裂了，还有背上的爪伤，血已染透了背，兄弟，再等一会，我保证他非躺下不可。”

他的话不少，字字句句都传进宇文南山的耳朵里，宇文南山的心像被吊了起来一样，自他出道江湖，数十战役中，他何曾像今日这般艰困过，铁牛角没入黑熊腹中，左臂一刀深可见骨，而背上的伤痕更是痛入心肺，这还不打紧，最能让他挺尸的是那不歇止的血液，一滴滴的往下直落，他头已开始晕眩，双足疲乏无力，两条腿有千斤之重，他知道自己真的支持不了多久了。

他双目在汗水中有些模糊，望了望那渐晚的天色，暗暗的一叹，自忖道：“想不到我宇文南山斗了大半辈子，今日却要死在这些人手里，这……也许就是命吧！”

突然间——

一个意念闪入脑海之中，他精神略略一振，脑子里又疾快的旋转着，暗自道：

“我必需要在没有倒下之前，脱离他们的追杀，虽然逃



跑是件很丢脸的事情，说出来会很没有面子，但，要我死在这些入手中，我实在有些不甘心。……”

此刻他已顾不得往后是如何的去面对兄弟，意念在飞闪中，手中的剑已斜驰而起，看准了唐家三兄弟应是最弱的一环，跃起身来猛然扑了过去。

剑光泛起缕缕青灰的冷光，快的如银光一闪。

唐标的头劈出一剑，叫道：

“兄弟，注意了，他要拼命——”

他们三兄弟各自一分身子，三件兵刃分自三个不同的方位迎向扑来的宇文南山，出手却是快速的令人目眩，谁知宇文南山只是虚晃一招，疾闪的身子倏地一退，已临近了倒在大黑熊的身边，手一伸，铁牛角已自熊腹中拔了出来，血淋淋的锋刃，更形厉怖——

唐洪身子疾速杀住，啊了一声道：

“铁牛角——”

那崩起的神经更形紧张了，三兄弟迅速快的闪避着，唯恐这件闻名天下的铁牛角如水银泻地的向自己射来，毕竟，这件带着凶名的厉怖兵刃太让他们寒心了。